

人文大師下午茶 · 單德興教授 「卻顧所來徑：四者合一的學思歷程」

時 間：111 年 4 月 21 日 (四) 14:00-16:30

地 點：紀州庵文學森林新館 2 樓多功能空間

主 講 人：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主 持 人：張淑麗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

與 談 人：王 穎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李書雨 (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邱剛彥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常丹楓 (致理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助理教授)

張昶卉 (中原大學應用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許立欣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郭欣茹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熊婷惠 (淡江大學英文學系助理教授)

賴怡芄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闕帝丰 (逢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記 錄：岳宜欣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並由單德興教授審訂。

主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大學



圖一：單德興教授 (中)、張淑麗教授 (右五) 與青年學者合影

由科技部人文司與科技部人社中心籌辦的「人文大師下午茶」系列活動，旨在讓德高望重的學者與青年學者們展開學術對話與交流。本系列 2022 年第一場活動「卻顧所來徑：四者合一的學思歷程」，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單德興教授根據自身的研究歷程，回顧一路走來的譯者、學者、訪者、編者的四者合一身分，希望如此寬闊的學術道路能薪火相傳。

一、回首前塵的「我」

如何以生命召喚生命？主持人張淑麗教授一開始提到，與佛法結緣的單德興教授是用身教影響周遭的人。單教授謙稱自己絕非「大師」，而是以終身學習者自居，因為學海無涯，所以喜歡自稱“as a student of...”。單教授認為，本次對談之所以用個人的「我」之研究歷程出發，是希望如牟宗三先生所言，「無論或述或作皆須進到自己之生命」，以期分享親切可感的經驗。

單教授談及他身為山東流亡學生之子，父母來臺白手起家，重視子女教育。在南投中寮鄉下成長的他，考上政大西洋語文學系，大二時修系主任余光中老師的英國文學史，並參加本系舉辦的全校翻譯比賽，而培養出對文學與翻譯的興趣，決心以文學研究為職志。他的學思歷程以翻譯開端，逐漸發展出四者合一的身分。他表示，只要認定目標，堅持下去，「時間久了多少可以累積一些東西。」

二、譯者，是易者也是益者

身為華文世界雙語知識分子，單教授認為翻譯將原文易「文」改裝，讓閱讀者易於接受。作為「易者」的譯者，與作者、讀者都是受「益者」。譯者本著分享的初衷，秉持敬重文字的態度，以耐心毅力成就複雜的翻譯工程。以單教授的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成果《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為例，除了十五萬餘字的譯文外，緒論有七萬餘字，譯注與每章之後的「譯者附誌」有九萬餘字，以期達到協助讀者的效果。單教授提出「雙重脈絡化」(dual contextualization)一詞，綜合自己多年來在理論探索與翻譯實踐中的體悟：翻譯不只是文字的轉換，也要放在雙方的文化與歷史脈絡；讀者藉由譯文了解原作旨意，也由其他相關資訊知悉作者與寫作背景，了解原作、作者與脈絡的關係，以及譯作在譯入語(target language)的脈絡中可能具有的意義。換言之，在把文本移植進另一個語境的過程中，除了原意外，衍生的意義與變異更是兩種文化遭逢互動的結果。

三、臺灣學者的利基

單教授從事研究的初衷是探尋與解惑，藉由寫作來想通（think through）一些問題。在了解既有學術成果後，抱著步步踏實、句句有據的態度，力求突破創新。研究時須善用利基（niche）、發揮長項。落實到臺灣的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就是善用中英雙語能力，在國際學術社群發揮競爭力，凸顯獨特性。他以自己研究的《埃崙詩集》（*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為例。1910 至 1940 年間華人遠渡重洋，前往美國謀生，舊金山在望卻被拘於天使島（Angel Island）上，時間從一週到三年不等，甚至有人因不耐久候而自盡。失落悲痛之下，有些人使用中文在移民檢查站木牆上刻下律詩絕句抒發心情。這些詩歌有意思的是：原以中文書寫，後來譯為英文，甚至收入美國文學選集中，轉譯、再現之間不乏曖昧間隙。這提供了臺灣的外文學者發揮之處。而單教授研究天使島悲歌的動機是不容青史盡成灰，以文學與歷史的銘刻與再現，肯定華人移民的努力，揭露美國移民史的不公不義。

四、訪談的技藝

翻譯《巴黎評論》（*Paris Review*）作家訪談錄的因緣，讓單教授得以體會訪談的態度與技巧，並藉由訪談搭配研究，自我精進。他表示，訪談者介於讀者與受訪者之間，作為「代言人」的身分是雙重的：一方面「代」讀者發「言」，請教受訪者眾人亟欲知道的問題；另一方面藉由採訪技巧，讓受訪者暢所欲言，有如「代」受訪者發「言」。所保存下的不只是今日的紀錄，也是明日的史料，為建構文學史與文學史觀的素材，意義重大。

單教授也不吝分享訪談的四大心得：訪談的初衷是好奇與代言，須在尊重受訪者的前提下探求史實，方法可以開門見山或旁敲側擊，主客關係錯綜複雜。他以自己六訪王文興為例：身為訪談者，他當然遍讀王文興的作品（「幸好王老師的作品質精而量少！」單教授笑著說）。以第一篇訪談錄為例，前後兩次訪談，每次都準備一疊小卡片，每張卡片單面寫著一個問題，分門別類。兩次訪談各準備一百二十九張和七十二張卡片，錄音帶謄寫在四十四張和三十五張的六百字稿紙上，分別請王老師修訂後，加以整合，再次請王老師確認。1983 年訪談的動機是為了撰寫國際會議論文，有明確的目的性，日後的訪談則針對不同場合的需求。單教授說，訪談絕非表面上一問一答那麼簡單，而是複雜的互動過程，因此近年撰寫《訪談的技藝》分享自身一路行來的體驗與心得。

五、編輯的學術專業

單教授深信編輯工作具有重要意義，本著專業服務的精神，多年義務奉獻。編輯者需具備策畫的能力，目標在於最佳的呈現，因此必須與作者、出版社耐心溝通，悉心處理文稿。他主持編譯的《華美：華美及離散華文文學論文集》，收錄出身香港的亞美文學學者黃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教授 1987 年以來的二十六篇論文，緣起與發想旨在跨國轉向、翻譯轉向、跨語實踐、學術傳播與實力展現。

如前述，臺灣學者具備英語語系（Anglophone）與華語語系（Sinophone）的利基，主編《華美》基於學術專業、優良譯者、完整呈現三大原則。該書於此時此地出版具有三項意義：一、一位居美多年的亞美與華美文學與文化的代表性學者與批評家，將多年研究成果以中文呈現、回饋給母語的華文世界。二、由於黃教授的建制屬性、發言位置與特殊關懷，其研究具備另類觀點——既相對於以英文為主的亞美文學研究，也相對於以中文為主的華語語系研究——而凸顯出雙語性、跨國性、游離性、混雜性。三、除了作者自撰自譯之文及兩篇現成譯文，其他都由學有專精的臺灣學者翻譯，展現我國於此領域多年累積的學術能量。

六、比較文學與後殖民研究的今昔與前瞻

講座下半場的問答中，與談人王穎請教單教授比較文學與後殖民研究的今昔與前瞻；與談人邱剛彥則想了解臺灣學者如何做出差異化的研究。

單教授認為比較文學（擴而言之，外文學門）在大環境面臨的考驗，是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所謂「芒果乾」這種憂患意識並非今日才有。在 1960、70 年代，臺灣面臨險惡的外交處境，前輩學者秉持「書生報國」（齊邦媛教授用語）的赤忱，尋求突破困境。當時臺灣的學術條件無法設立英美文學博士班，所以另謀出路，結合中文系與外文系的資源，先後創辦英文期刊 *Tamkang Review*（《淡江評論》）、中文期刊《中外文學》，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逐漸樹立我國的比較文學的特色。現在年事漸長，歷史感漸深，更能體會前輩學者的心境與努力。關於後殖民研究，一如新批評強調文本與細讀，早已內化為當代學者的思維。如今的後殖民論述已不再限於明確的殖民—後殖民框架，而是進一步思考各種權力不對等的關係與再現，如健康者與失能者、人與動物、人與生態，都可用類似思維來考量。至於臺灣學者如何做出差異化

的研究，並與國外學者對話？單教授認為雙語的脈絡與比較的視野能讓我們由不同的發言位置切入，因此自身的文化脈絡與學術背景是不可或缺的資源與特色。臺灣既處於中美兩大文化的交集，又處於各自的邊陲。但所謂「邊陲」並非弱勢，而是能由與中心不同的觀點切入，提出不同的洞見。以前述天使島詩歌研究為例，原本位於華文文學與美國文學的邊陲，但從特定的角度切入，樹立其為亞美與華美文學與歷史的奠基文本（founding text）。

七、學術生活與斜槓人生

除了學術的大哉問外，與談人李書雨想知道單教授如何維持健康且長遠的學者生活？與談人常丹楓則好奇，以單教授「文學人生、人生文學」的四種斜槓身分，如何看待文學？人生與文學的關係為何？

關於這樣日常的問題，單教授笑著說，自己平日六、七點起床，煮個懶人電鍋早餐，一邊練功打拳做早課，吃完早餐後就步行到中研院研究室，開始一天的工作。中午經常叫個便當，晚上回家吃飯，若不疲累就繼續工作，有了孫子後更珍惜祖孫間的福分。看似單調的日常，讀點書、寫點字，領會到平安就是福。若外面有邀約，就斟酌自己的能力與時間，像是今天這麼有意義的活動，就珍惜「一期一會」的機緣。至於他的「斜槓人生」，單教授認為其實這四種身分已密不可分，不再有所謂斜槓，而幾近「四位一體」。他以翻譯為例來說明學問與人生觀，一方面肯定翻譯是既有苦功又有創意的工作，另一方面不會「不負責任地」鼓勵人投入，因為目前學術制度不太肯定翻譯的 credit（績效）。然而翻譯自有其價值，切莫以太功利的眼光看待，因為文字因緣不可思議。有一年冬夜在南港捷運站出口，一位陌生的年輕歷史學者告訴單教授，當年到國外攻讀學位時，同學們驚訝於他對薩依德的了解程度，其實這些來自閱讀單老師的譯作與評介。換言之，辛苦播種不知何時能開花結果，但選定自認有價值的事就要「甘願做，歡喜受」，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八、如何因應困境與後悔

面對如此資深有成的學者，與談人張昉卉請教單教授在漫長的研究路上，有沒有遇到困境或萌生放棄的念頭？如何化危機為轉機？與談人熊婷惠也好奇單教授回顧過往，是否有過後悔或失敗的例子？

單教授回憶，當初就讀碩士班時也有相同的好奇，臺大外文所朱炎教授就說：「每次寫論文就像從來沒寫過一樣；每寫一篇論文就像剝了一層皮。」青年學者以為資深學者駕輕就熟，其實每次寫論文都很費心費力。就如王文興老師與哈金先生都說過，「寫作是勞動」，而不是靈感。做學問同樣必須下硬功夫，盡量每天讀點書、寫點字，即使享受讀閒書的樂趣，其實未必真「閒」，而是興趣之所在，也可能是比較容易跨領域或著力的地方。大學老師平日忙於教學，時間難免零碎，可趁寒暑假將點滴累積的心得寫出。過程中有苦有樂，但既然學有專長，就做自己所長且能與人分享的事。至於失敗或後悔，「就面對、處理失敗，學著不後悔」，單教授務實地回答，務必維持自己的價值觀。不同世代的學術環境不同，重點在於發揮所長，建立特色。我們一方面承接了前輩學者打造的環境，另一方面努力為下一代學者打造更好的環境，以期世代傳承，永續經營。

九、翻譯與跨領域的協力合作

與談人許立欣提到，念文學偶有閉門造車的孤獨，想請教單教授，翻譯時是否會和作者討論詞彙運用？與談人闕帝丰則詢問具備四種相似又相異身分的單教授，如何看待跨領域的實踐？

單教授回答，翻譯是孤獨的工作，但如有機會向作者請教，或與國外學者討論，會是很好的交流方式。在譯注《格理弗遊記》時，他曾向國外學者請益，也參考很多英文註解本，結果花在緒論和譯注的時間數倍於譯文本身，希望藉此凸顯譯者的角色，不再只是隱身幕後。至於跨領域研究，單教授樂觀其成，但認為風險很大：一方面須先打下本學科領域的堅穩基礎，再看其他領域如何刺激自己創新；另一方面，酌量自身專長如何能為其他領域注入活水。與其他領域的人互動、協力合作（collaboration），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很好的學習經驗；若能產生超越各自領域的新成果，那當然更好。他語重心長地呼籲，學術機構若有心鼓勵跨領域研究，就須有配套措施，提供必要資源，別讓那些勇於跨界的人陣亡在灘頭上。

十、訪談的傳承與價值

線上與談人郭欣茹提到，訪談有淑世功能，但如何將這種難得的經歷進行學術世代傳承？與談人賴怡芃請教訪談是否有助於翻譯？

「就去做吧！(Just do it!)」關於訪談的特性與功用，單教授認為即便讀了一堆方法論的書，還不如直接訪談心儀的作家或學者，事前的準備、問答的過程、事後的整理與發表，都會是深切的體驗。許多東西不見於一般文字紀錄，若能透過訪談挖掘出，既可為受訪者代言，也是保存史料，有助於相關研究與翻譯。單教授笑著說，他與王文興老師的多次訪談，會是日後「王學」研究的重要資料，比自己撰寫的相關論文更有價值。總之，翻譯或訪談各有趣味與價值，不要受限於目前學術建制的績效主義，要有自己的價值觀與決斷力，所謂的「不務正業」說不定影響力大於正經八百的學術著述。

十一、現場提問

來自中央大學的朋友問道：單教授曾三次訪談薩依德，如果有第四次訪談的機會，會問什麼問題？臺灣大學的老師好奇：單教授的佛學造詣是否對四種身分的轉化有所提升？相較於美國，薩依德在臺灣與中國的接受(reception)與影響是否被放大了？

單教授慨歎薩依德的早逝，若有第四次訪談的機會，會想知道薩依德身為資深讀者、學者、批評家，如何看待有關文學的最基本問題：文學是什麼？文學的功用何在？至於個人的佛教徒身分，單教授表示自己不是佛學學者，既然有緣接觸佛法，與佛法相應，就珍惜這份法緣，雖不算精進，但也不棄不離，希望能時時運用佛法來觀照人生，提升生命品質。關於薩依德的影響，他認為薩依德在臺灣的引介主要由外文學門開風氣之先，提供了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重要的另類視角，自己很榮幸有緣在華文世界對薩依德的引介中扮演了翻譯者、訪談者、研究者、教學者的多重角色。在美國來說，因為不同的學術生態與社會環境，再加上不同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對薩依德的學者與公共知識分子的評價也會不同。整體來說，薩依德對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發揮了相當程度的典範轉移效應。

對談最後，主持人張淑麗教授感謝單教授在這個午後帶給我們的學術饗宴，也感謝與談人和與會者的參與，讓我們即便在疫情蔓延時仍能享受精神的富足。